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二卷

○督撫 【總督軍務】宋世總兵權者，以宣撫使為第一重臣，得僭制帥以下，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飛、吳玠輩為宣撫，不足重，於是張浚、呂頤浩等始稱都督，而事權無可加矣。本朝宣德以後，大臣總督止施於工程錢穀等項，繼乃有總督軍務為文帥第一重任，埒南宋之都督。然祖宗朝無之，僅見於正統初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督師征麓川，始以總督軍務入銜，至景泰初，驥起為南兵書，又以總督軍務入銜矣。時於肅愍在本兵，亦稱總督軍務，羅通以右副都御史守宣府，亦稱總督軍務，景泰七年兵部尚書石璞征湖廣銅鼓叛苗，亦以總督入銜，自此而後，兩廣川貴及陝西三邊與山西宣大，凡以部院銜出鎮者，從此稱總督。至成化間有應顯者，以福建逼使奉敕專行事，亦得稱總督海道，則代言者之誤也。至正德時，武宗南征寧庶，自稱總督軍務鎮國公，於是臣下俱不敢稱總督，改為總制，至嘉靖中葉，又以「制」字非臣子所敢當，遂仍稱總督，而添設薊遼、河道、漕運之屬俱復舊名矣，然而縉紳間稱謂猶云制臺，兩廣尤為尊異，今體亦漸凌夷。近年關白事興，又以總督為不足重，始有經略之名。經略在祖宗朝亦有之，其權遠出總督下，至是始加隆赫。曾見宋桐江應昌以少司馬膺此任，其敕書云：「凡文官知府以下、武官副總兵以下，如違軍令者任自斬首。」其事權視先朝陸完、彭澤等有加，蓋文帥之重至此極矣。隆慶間，以北虜修款，命兵部大臣每三年即兼憲職閱視九邊，得舉劾督撫以至總兵等官，其權寄之崇，幾與故相楊文襄、翟文懿相埒。以後大臣罷遣，即以其事屬之巡閱御史，體例漸卑，今承平已久，各邊亦視三年大閱為了故事矣。正德五年，安化王真鐸反，上命太監張永征之，署銜為總督寧夏等處軍務，兵部言舊無總督太監關防，詔鑄給之，內臣有總督軍務，僅見永耳；其後九年，又總制宣大軍務，至嘉靖六年，以大學士楊一清薦起，止掌御用監提督團營，不得復稱總督矣。至正德七年，中原劉六、劉七等盜起，命太監谷大用征之，陸完以部堂為文帥，僅得稱提督，而大用乃稱總督軍務，蓋用張永例也。

【巡撫之始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，太祖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地方，巡撫之名始見於此。以後漸遣尚書、侍郎、都御史、寺卿、少卿等官，巡撫各處邊腹，事畢報命，即停不遣。其名或云巡撫，或云鎮守，後以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監，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，但稱巡撫。專制軍務有提督、有贊理、又重有總督，他如整飭邊關，提督邊關，撫治流民，總理河道等官，皆因事特設，而事權則一也。其以部堂等官出者，與巡、按御史不相統攝，文移往來，窒礙難行，始專定為都御史，以故景泰四年，鎮守陝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疇改右副都御史，仍舊鎮守，此專用憲臣之始。其後凡尚書、侍郎任督撫者，俱兼都憲以便行事，蓋欲以堂臨官御史。初猶以屬禮待之，既而改稱晚生，見猶侍坐，今則彼此俱稱侍生，文移毫無軒輊，相與若寮采，撫臣反伺巡方嘖笑，逢迎其意旨矣。天順元年，以總兵官石亨言盡革天下巡撫，及亨敗，復設如故；至正德二年十一月，劉瑾亂政，取回天下巡撫官，瑾誅，復設如故。蓋此官在國初可以無設，今非督撫何以制總兵之橫，斷不能一日罷矣。

【參贊軍務之始】今天下稱贊理軍務者，唯巡撫一官，俱在邊方，蓋以掛印總兵既稱總鎮，故稍遜其稱以亞之，如正統間，金濂以刑部尚書同寧陽侯陳懋寺征閩寇尚稱參贊軍務是也。然國初又有不然者。洪熙元年，以武弁不嫻文墨，選方面部屬等官在各總兵處總理文墨，商榷機密，僅稱參贊軍務，其事寄非無臣比。此外又有參謀軍務、協贊軍務之名，若洪熙間，命山東左參政沈固往大同總兵鄭亨處書辦，則又出參謀協贊之外，此後不再見。至景泰中，大同則有參政沈固，宣府則有參政劉漣，山東則有參議周頤，廣西則有副使劉紹，而劉清等又以郎中、給事中稱參贊軍務。又景泰四年，以御史紀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，似不過帥幕僚佐，未知當時與總兵相與禮節何如。景泰初，又有於謙、石亨軍前整理軍務者，賜敕以往，其人為內臣與安李永昌，則直比唐之觀軍容處置使矣。

【撫按重輕遼絕】弁州紀撫按重輕，自正統至弘治凡四事，而遺卻一事最有關連者。弘治十七年十月，巡按山東御史金濂與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鼎計奏，上下其事於禮、兵、刑部會議，云撫按公會，文移宜各遵舊制，都御史正坐，御史旁坐，都御史勅付，御史具呈。上從之。當時體制懸絕如此。

【提督軍務】國初武事，俱寄之都指揮使司，其後漸設總兵，事權最重，今宇內文臣為巡撫者，俱系添設，非國初舊制。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，如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。其總兵非掛將軍印者，則亦為累朝添設，其同事巡撫，始得稱提督軍務，蓋舊時名號尚稍低昂，而事寄到今則一矣。武臣以總兵官為極重，先朝公侯伯專征專者，皆列尚書之上，自總督建後，總兵稟奉約束，即世爵俱不免庭趨。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鎮，秩位益卑，當督撫到任之初，兜鍪執仗，叩首而出，繼易冠帶肅謁，乃加禮貌焉，嘉靖中即周尚文位三公，近日李成梁躋五等，亦循此規，不敢逾也。正德之季，上自稱大將軍總督軍務，而江彬以平虜伯為提督，及諸義子、諸大璫亦稱之，武臣之有提督始此。近年朝鮮之役，寧遠長子李如松者，新從寧夏奏凱歸，再以大帥征倭，功名甚盛，意氣盈溢，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，宋無如之何，始議加提督軍務，即以入銜，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，僅素服隅坐，一切囊鞬盡廢矣，武臣銜有提督始此。又見時，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，如憲臣視學政者、部屬管差務者、內臣之奉敕管事者、錦衣兩司房之管官校者，皆得稱之，但帶軍務則重耳。楊濂庵初總三邊，王陽明再起兩廣，楊次村節制援兵，亦止稱提督，然事權則制府也。若武帥之重，則提督之外，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鎮，以總兵官加總理，專司訓練，並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，生殺在握，文吏俱仰其鼻息，則江陵公特優假之，非他帥所得比。成化初年，用趙輔佩征夷將軍印，統都督和勇等征流賊，部議升參政韓雍為僉都御史提督軍務，上允之，而改提督為參贊，蓋恪守祖制也，成化初年至祖制也數句，據寫本補。

【張半洲總督】張尚書經以南大司馬兼北右都御史，督兵征倭，所轄江南凡六省，事權最雄重。大功垂成，而為趙甬江少保所誣，逮下獄死西市，人至今冤之。然在事時亦有稍任情處，有張任者，吳之嘉定人，起家丁未進士高第，拜郎署，尋從謫籍為嘉興府同知，運糧外郡，至嘉興愆期半日。張督府適出城，遇之甕門內，用軍興法將斬之，兵使者為哀請，始去衣冠縛之，髻杖六十，令還職自效。時軍民萬眾相顧駭怪，先大父尚在公車，親睹之，亦有可殺不可辱之歎。後張郡丞累晉秩，以中丞撫西粵，著武功，官少司馬歸。長君名其廉字伯隅，以任子登乙未高第。

【阮中丞被圍】嘉靖甲寅乙卯間，倭夷寇寧南，吾浙首被其毒。時按浙御史胡宗憲升僉都御史，督軍有功，峻擢右都，總制浙、直、福、江四省，而以浙江提學副使阮鶚升僉都，代胡任。阮好大言，然不甚知兵，胡輕之，頗成隙。至丁巳年，胡已用蔣洲、陳可願等謀，與倭酋汪直講好，倭酋徐海者，未得要領，海聞阮避居桐鄉縣中，且兵餉山積，遂聚兵攻之，用空漕船實以瓦石，衝其城，雉堞搖動如揮箠。胡幸其敗，不發援兵，阮悸甚，偃臥不能復出，諸將吏謂旦夕不守矣。有說胡尚失事，法當並坐者，始遣驍銳來援。會和議亦成，徐海始受命解圍罷兵，尋被執伏法，阮調撫福建以行。方桐邑圍初解，阮中丞始出視事，時方盛夏，諸文武視其庭中如鏡，無蔓草半莖，怪之，繼乃知偃臥時，稍起行即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。阮在吾郡時，余家老奴愷者，偶入城與其麾下卒爭話，卒入膚訴，即命縛奴斬之，旗牌將出，而湯給事日新來訪，遂稍停。湯故熟此奴者，與言立釋之，竟不問兩人曲直，亦未曾睹此奴何狀也。奴明日返鄉居，先大父始知之，出見謝過，阮亦茫然，已不省憶有此事矣。其在閩被言以藩司帑賂倭並他簞簞落職逮治，然實以疏傲獲謗，其事狀不盡然。

【海忠介撫江南】忠介在江南，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，好為不近人情之事。如縉紳之升補及奉差者，藩臬之人賀萬壽者，俱賚有勘合，而鼓吹旌旗八人者改為一人，輿夫扛夫二十四名改為四人，人不能堪，或僱倩或迂道他去。又令郡邑庭參不得頰首，然屬吏畏威，莫敢仰視。吾鄉一郁姓者，以乙科為其屬績溪令，高年皤腹，俯仰艱楚，入謁時獨起止迂緩，腰領屹然，海大喜，以為此第一強項吏也，立疏特薦，新鄭即召入為比部郎，其治狀與資薄不問也。蓋矯枉過正，亦賢者之一蔽云。海開府吳中，人人以告訐為事，書生之無賴者，惰農之辨黠者，皆棄籍籍，釋耒耜，從事刀筆間。後王弇州為華亭畫計，草匿名詞狀，稱柳詒告訐夷齊二

人，占奪首陽薇田。海悟，為之稍止，尋亦以言去位。而此風既熾，習為故常，至今三吳小民，刁頑甲於海內，則庚午辛未間啟之也。又如吳中士習最醇，間有挾妓女出游者，必托名齊民，匿舟中不敢出，自丁亥有凌司馬洋山雲翼毆諸生一事，大拂物情，吳士伏闕訴冤，嚴旨繫治，凌削官銜，任子遣戍，人心甚快。然此後青衿日恣，動以秦坑脅上官，至鄉紳則畏之如侏子，間有豪民擁姝麗游宴，必邀一二庠士置座上，以防意外。至民間興訟，各倩所知儒生，直之公庭。於是吳中相侮，遂有僱秀才打汝之語，蓋民風士習唯上所導，所從來久矣。海下獄時，世宗震怒，舉朝亦謂必無生理，唯司務何以尚救之，亦下詔獄幾死。及隆慶復用，海抗疏論高新鄭，蓋為徐華亭地，何亦請上方劍誅拱以助海，蓋兩人始終同志如此。至萬曆內戍，海再出為南少宰，何以部郎竭海，而置其榻於坐隅。何毅然曰：「若較名位固宜爾，但當年頗忝氣誼，不能以客禮見處乎？」海執不可，何奮衣竟出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語浸聞於時。何得轉為光祿寺丞，歷升南鴻臚卿，以老自免，詔加太僕卿致仕，海尋晉南總憲，卒於位。海以乙科為教官聘典試，欲與衡文事，時直指為政，不之許，怒欲出圍，乃許其出一題而止。遷淳安知縣，再轉嘉興通判，始人為戶部郎，直諫論紱。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。

【海忠介被糾】海忠介撫江南，立意挫抑豪強，至處徐華亭更大不堪，然以一時人望，無敢議者。獨刑科給事舒化首論之，其詞尚緩，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，獨疏參之，至發其為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，二人同日自縊。海辨疏太激，至詆舉朝無一人，於是吏科都給事光懋按光懋等，河南道御史成守節等，俱恨怒，各出公疏合糾，而海始去。說者謂徐實嫉戴為此疏，後戴遂歸女於徐氏，則理或有之。戴疏參直臣固已甚，其所指亦皆實事，今節錄之：一濫受詞訟。在皇上洞悉民奸，頒行重禁也，瑞則不顧赦前事件，悉聽告訐，又無放告日期，旅進旅退，動盈千紙，累涉萬人，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，而但徇情愛憎以決勝負，致使刁徒弗安生理，唯思構訟，以小過而飾成極惡，以虛誕而捏作實情。本以戶婚田土，裝為人命強盜，或未告而揚言以需索，或既告而講價以求和，趙訴者不答，誣告者不杖，律法掃地，羅織成風，人心至此，真大壞矣。一田產分贖，在祖宗時亦慮事端，定限五年也，瑞則不拘遠年交易，違例問斷，又不詳審干證，隨告隨給，真偽不分，情理俱拂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無交，或以彼此情願而作逼獻，致使棍徒不營活計，專謀奪產，重墾更新者逕以舊價回贖，已業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，或稱投靠以嚇其白還，或云占匿以肆其奪取，剝壯民之肉，啖餓虎之喙，風俗至此，其極敝矣。一道路公差。所經冒濫固所當除，正支亦不可革。瑞出京時，用夫三十餘名，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，彼自謂分所應爾，殊不知以此處已亦當以此處人，況昨年差祭海神，假稱勸訪民事，恐嚇當路，直至本鄉，雖柴燭亦取足有司，抬轎運入二司中道，致夫皂俱被責三十，尚不愧悟，動以聖自居，其條約中有大聖人作為等語，而狀有欺天玩聖字，悉批准行，恐聖名僭竊太甚，又不諳民俗，妄禁不許完租，夫租既不完，稅何從出？致佃戶賴租，產戶賠稅，膏腴荒廢，國賦何所出辦？又不遵明例，妄禁不許還債，夫債不還於今，則借不通於後，致使日用雖急，稱貸無門，束手待斃，危因何以自蘇？其他臚列尚多，皆違時戾俗之事。時新鄭以首揆掌銓，海其所用也，亦頗聞人地不宜之狀，故覆疏有器小易盈、晚節不竟諸語，令其回籍候用。新鄭方倚海為股肱以齷華亭，終不能庇，蓋不能抗一時公議也。高雖專復，此舉似稍采物情云。海忠介所頒條約云：「但知國法，不知有閩老尚書」，於是刁民蜂起，江南鼎沸不寧，延及吾浙，不問年月久近，服屬尊卑，以賤凌良，以奴告主，弟姪據兄叔之業，祖遺蒙古奪之名，自庚午至今將四十年，少者壯，壯者老，皆為故常，專此誣訐，縉紳之賢者反謹避以博忠厚之名。嘗聞吳中楊震吳成太宰云：「近日地方使君逞風力者，動云不畏強御，然則強御乃我輩也，不亦哀哉。」王弇州草柳陌告夷齊一狀，海覽之始稍悟，真所謂譚言微中，可以解紛矣。

【李尚書中丞父子】豐城人南兵部尚書李克齋遂，以中丞撫淮揚，適倭寇入犯，圍淮安甚危急。乃子中丞見羅材，時上公車，在圍城中單騎出，勵將卒士民固守，發漕司金明賞格，又勸富家助械助餉，晝夜憑城，潛募通、泰、海兵數千，夜衝圍入，仍夜出狙擊之，斬首五千，倭卒循去，克齋以功晉今官。此吾鄉沈太史晴峰懋孝所紀，時沈正在李署中，後又與見羅同登進士，所紀當不謬。其為南本兵也，值振武營卒戕害侍郎黃懋之後，益驚悍無狀，李至即寂然，其戡定之略如此。此國史之言也，而焦漪園太史則云：李抵南樞任時，散庫金數十萬以啖亂卒，此所謂戡定之略矣。焦金陵人，目擊其事，則其言必亦非誣，豈當時准陰之功，盡出象賢方略，及膺留鑰重任，施僅止此耶？見羅後官中丞，以今上丁亥撫鄖陽，遭參將米萬鍾率兵迫脅，窘極出庫金為賞，又厚加月廩，始得釋，旋遁走樊襄，以聽勸罷歸，尋坐滇事被逮。一中丞耳，何以勇謀於縫掖，而選儒於節鉞耶？殆不可曉。李克齋為中丞時，兩獻白兔，蓋其人亦胡梅林流亞也。後克齋長子忬為御史，請於朝，克齋竟得上諡。

【郎變】萬曆丁亥，先外太公王公會泉諱偉，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，分守下荆南，駐勦鄖陽。時鄖撫為李見羅（名材），故同榜進士，又同為郎署，最稱知契，得徐，自甚喜，書促兼程，甫抵家即病，幾不起；稍間治裝，復病發；上乞休疏，其疏甫發而郎變告矣。見羅自負文武才，以講學名天下，至拆毀參將公署，改建書院，為其將米萬鍾設謀鼓噪，禁李於署不得出，自為疏逼李上之朝，委罪文吏及師儒，曲為諸弁卒解釋。時新道臣為丁唯寧，初至，稍以言呵止之，遽遭毆罵。丁故美髯鬚，薙之殆盡，幾至舉軍叛逆，賴守備王鳴鶴救止，丁始得脫。後雖僅調官，然羅辱極矣。使王不抱病且赴官，必能止書院之建，即遇變自有方略，總不如家食之安也，是殆有數乎？李初聽勦去，繼以他事論極典，久之始釋遣戍。王鳴鶴者，淮安衛世指揮，以此知名，今為廣東大帥。

【李見羅中丞】豐城李中丞材，以理學名天下，後撫鄖陽，毀參將署為講學之所，為士卒所嘩，備極羞辱，尋以聽勸歸里。次年雲南巡撫蘇懷愚鄧以前任金騰道冒功事劾之，逮下詔獄，擄掠論死，其同年吾鄉許司馬孚遠時為應天府丞，疏救之，謫僉事，同年申、王二相亦力援不得，錮刑部者六年，始得編成閩中。其在獄也，太夫人在家物故，人謂本歸程必星馳抵里，追服母喪矣，竟以重名久困，沿途迎慰者、修贊者接踵，未免留滯，比至吾鄉已半歲所，間有人心疑之，以其名賢，無敢顯議也。至閩則許已累晉中丞，正開府彼中，迎至郊外，見其導從太多，滯過於許，許出規規之，李怒於色。許解其意，且恐傷久要，乃擇最敞公署與寓，命文武官旦晚巡捕，一如撫臺體例。李每日放衙二次，通接賓客收發文書，但不鼓吹舉炮耳，識者或以為未安。

【許中丞】荅上許敬庵司馬，篤行誠心，古人所少。其在吏部，為佞人王篆所排，外轉僉事，後漸陟南京兆，且大用，又特疏救李見羅，再謫僉事，由是名重天下，其後漸晉鄉寺，以中丞開府福建。實心愛民，自奉如寒士，第僻於講學，一語相契，信為聖賢，其黠者因得欺以其方，地方不無騷擾。會見羅從獄中減罪戍閩，兩人同時龍象，合並一方，文武奔附如狂，於是有一省兩巡撫之謠。又吳中繆仲淳以經世自豪，與許素厚，亦招之往，至於閩操先令謬諂教場閱校，繼乃親往覆核，於是麾下漸懷不平。一日調兵往漳南防守，正申約束，軍中忽嘩，許惶迫無措，賴兩道臣婉詞解之。次日訪最桀者百餘人，誡其耳，盡赦諸伍，免其出戍，事始定。其事在王辰年，許同里張御史天德按閩，親為余言。至甲午許推南大理卿，是時婁上王相公新謝事，余往候，適邸報至，王見之甚喜，余曰：「以中丞得南冷局，似非廟堂優賢意。」相公曰：「不然。此兄古君子，而用兵非所長，今倭奴正熾，海上多事，得早離劇地，公私俱便。」余又進曰：「然則許翁但深於理學，而用世稍窒，宜其與李翁相知。」相公又振聲曰：「敬庵真正好人，且老實不用虛頭，豈見羅可比。」其持論如此，必有窺其微者。

【二李中丞】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，長垣李中丞霖襄化龍以總河駐濟寧，二公同籍同里，又同志也。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，故作意調之。一日遣材官致書幣於濟上，附以百金，云托幕府為市油煙脂以供媵妾用，蓋其地所出也。長垣知其以氣勝之，呼材官謂曰：「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甚盛，些須脂澤不足供用，命麾下更買百金移去，作我答禮可也。」潞河發書知反為所侮，乾笑而置之。積於無用，於是豪氣亦稍折。

【李斗野中丞】李中丞名燾，東粵人，起家戊辰進士，久歷外藩，至雲南左布政，素無節鉞之望。戊午冬入覲，次年春計典畢，適滇撫缺出，李經營得之。命下，彈章交集，李亟陸辭而行，甫出國門而旨下罷去矣。李星馳返雲南，履中丞之任，彈壓文武，申嚴號令，晝夜視事，較前數政諸公加精勵焉。事聞於朝，白簡蠅起，李仍日坐堂皇，治文書如故。再奉嚴旨詰責，而終不去，直至代入境，始交承印節而歸。則在事許久，陸賈之裝已不貲矣，聖主寬大竟從優假，真異事也。

【秦中丞】秦舜峰耀，無錫人，以辛未庶常出為瑣垣，驟遷右劍都御史，撫南贛，再遷右副都撫湖廣，被論調用，瀕行，取贖鍰羨餘以歸。其屬吏閩人沈介庵鈇者，為衡州府同知，抗章臚列其狀，上震怒，遣騎馳逮下詔獄，追賊謫戍。沈登甲戌進士，授粵之順德令，以清峻稱，入為郎，出為守，俱有聲，尋謫是官，既許上官得志，意氣益發舒，人多畏惡之。再擢九江守，入己未外計，用不謹條罷去。時孫富平秉銓政，說者疑考功郎蔣蘭若時警有意修隙，故沈與丁芍原此呂二人俱以名流枉黜。沈為蔣同鄉人，素相仇；丁江西人，故蔣同年，為其鄉漳州推官，曾痛裁抑蔣者。於是議論群起，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，孫盡以丁訪單呈御覽，丁逮訊幾死，僅得戍去；而富平與沈秀水互訐，兩罷；蔣亦廢為編氓。沈介庵既歸閩，以豪橫聞，後為閩撫按所奏下獄，吏發其前後罪，竟坐大辟，至今長系，豈廉於官而黷於鄉耶？先一年，江西巡按祝大舟，為其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，祝以丁憂行，而錢亦已入為御史。上特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奉敕往勘，盡得其實，祝亦坐賊遣戍，馬尋以才望調禮部，優遷江西提學，未幾大計，亦以不謹罷。蓋一時西臺諸公痛恨之，遂坐永錮，至今人惜之，薦剡不絕於公車。但是年當事者，考功為趙夢白南星，世所推為君子，以故啟事終不見及。自祝、秦敗後，一時撫按人人自危，謂屬吏皆能制其死命，一切取用贖鍰票上俱寫繳回，於是郡縣更無短長可恃，束手聽命，無敢違言矣。二公雖獲重譴，然實大有造於後人云。按，乙未大計，湖州吳平山秀以貪削籍，尤枉，吳有清望，從山中起，任揚州守，為彼中鄉紳所恨，中之。吳素寡交，又辛未第三人，為王太倉所舉，王方去位，人尚引嫌，遂無能白之者。

【經略大臣設罷】近年朝鮮告急，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援，時以總督為不足重，特加經略之號，繼之者為顧養謙、孫礦、邢玠諸臣，遂皆因之矣。當倭事起時，宋素無威望，物論無以闔外相許者，一旦特拔，議者竊起，且謂事權過隆，不知前此乙丑庚寅間，鄭洛以尚書經略七鎮，時虜情叵測，方以洛為孤注，故無人指摘之，而贊畫萬世德、梁雲龍亦一時之選，皆以邊才致通顯。若宋所帶贊畫二主事，亦特賜四品服以示重，然俱潦倒遲暮，未幾論罷，亦非萬世德等儔匹也。若丁酉年楊鎬以倭事經略遼東，以敗亡斥歸，至戊午年，鎬又以邊警事再起經略遼東，遂至三路喪師，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。前此則嘉靖庚戌以虜至輦下，遣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，尤為古今所無。尋又置三輔經略，以王舒、翁萬達、許宗魯充之，凡四年俱革，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，上大不懌，煥以他事見逐。然則經略之號，非文帥所易當也。

【任邱大僚】任丘李次溪汶以乙未歲出總陝西三邊，官為右都御史兼兵右侍，同邑田東洲樂撫甘肅，在其節制之下，是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。戊戌歲，二公同以大兵恢復大小松山，李自兵書太子太保進宮傳，田自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同蔭世錦衣。是年田入正位本兵，而李督四鎮如故；至辛丑，李加少傅，田加少保，同為孤卿，已為異矣。次年壬寅，田以病告；至乙巳年，李入為戎政，又加少師，而徐理齋三畏以甘肅巡撫右都御史加兵部尚書代之，又任丘人也。徐雖未登一品，而閩才素著，將來功名正未可量。彈丸邑中，一時大僚同事一方，拓雄邊，開制府，接武公孤，延賞環衛，亦近代所少。隆慶間蒲坂之楊虞坡、王鑒川又不足道矣。

【巡撫久任】撫臺一官最稱雄緊，久任極為得宜，蓋地方利病既熟，吏習而民安之。然非久必遷，則以欲灸者多，不能久於熱地，亦事理使之然。乃近年啟事久滯，往往逾期，其最久者無如陳毓臺用賓之撫雲南，自癸巳訖戊甲凡十六年，其官自右僉都加至右都，支從一品俸，其間經己亥、乙巳兩大計，科道拾遺俱入斥，幽終不去，竟以武定府失事，逮至京斃於獄。次則李修吾三才之撫江北，自己亥訖辛亥凡十三年，其官自右僉都加至戶部尚書，以聚劾免歸。魏見泉允貞之撫山西，自癸巳訖乙巳亦十三年，其官自右僉都加右副都，以請告去。黃鍾梅克纘之撫山東，自辛丑訖壬子凡十二年，其官自右副都加至兵部尚書，召入為南本兵，此其最著者。他如李次溪汶之督三邊十一年，戴鳳岐耀之督兩廣十年，劉用齋元霖之撫浙江九年，又不可勝紀矣。此等事幾如先朝周文襄、於肅愍故事，恐此後未必能繼也。黃鍾梅撫東省時，正值陳毓臺逮治，廷議用將帥不設備失陷城寨律，黃抗疏救之甚力，且云身為壽州知州，陳以御史行部受其知遇，且高列薦章，顧奪官以道其罪，如郭子儀之雪李白。黃疏上，頗遭抨擊，而陳獄亦為小弛，遂得長系，或者謂黃稍近古道云。

【列營舉炮】近年中外備兵使者，早晚堂俱舉炮，至直指行部則無聲，去而復作，弁州紀之以為不雅。然此事本非典故，其避臺使亦宜，若總督軍門體尊位重，其用軍容盛禮，乃分內事。邢昆田少保在薊遼時，遇巡關御史閱視，亦命暫停舉炮，各道爭之不能得，御史喜過望，以為尊己，疏薦語極其不情。又涂鏡源官保宗濬為宣大制臺，與按君宴會，遇有公事，按君須獨出，見更衣領稍偏，涂為手整之，此御史亦親為人言。二公皆著勳邊閩，品無可議，其隱忍以就功名，亦猶胡襄愍梅林之屈於趙甯江少保耳。涂在宣大時，值虜婦三娘子再與虜長婚媾，時虜婦已將稀齡，涂為備房奩脂粉數十車，至房中淫藥所謂揭被香者亦百瓶。此等雙雙籠絡，亦兵家所有，且西陲晏然者數年，而議者皆之，亦不怨矣。

#### ○司道

【方印分司】太祖平定天下，分十二布政司，十五年增雲南以至按察都指揮司下及府州縣授方印。此外則每省列分巡為四十二道，亦以方印治事，其事權特重，俱列銜按察使。其後廢北平，增貴州、交址亦然。若分守雖云道，然而無欽降方印。猶記正德、嘉靖間，內地分守，尚刻私印條記，今則外藩大吏，未有不欽降關防者，自是事體宜然，但亦國初額設，無改頒方印者。唯都轉運鹽使司僚佐為同知、為副使、為判官，各有分地，亦得用方印，蓋太祖特重鹽政，以事關軍國，非他官比，亦猶宋轉運副使得與其長均體治事，名曰漕司，其遺意尚存。今運司下夷於州郡，為二司官，以知府劣考者為之，其諸僚則俱資郎雜流、潦倒不堪者充之，鹽政因之大壞。近始議振刷，以兩淮課金為天下最，特隆體貌，遴才品最高者任之，至厘明旨，云以道臣體行事，且給專敕與之，終以運司舊為屬吏，一旦超居等夷，各責以長跪，伏謁如故事，至有棄官不赴者。是則聖諭森嚴，尚藐然不遵，為運使者安能更展布哉？又如行太僕苑馬一司，其體與京卿頡頏，亦復視為冗散，以處藩臬中之有議者，後以所屬不奉約束，特加兼按察僉事，而州縣之弁麾如故也。近日因人情厭薄，盡數革去，但屬分巡及兵備兼攝，普天唯存平涼一苑馬而已。鹽政、馬政，俱屬國家最切最大事，而廢馳至此，賈生而在，何止歎息！

【憲臣答屬吏】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極，有前任四川按察副使朱與言者，以捕盜至郫縣，怒知縣孫祥不設策緝捕，杖之二十。越五日祥死，巡按御史請究與言罪，上曰：「與言職專捕盜，以賊故杖祥，非私意也。」竟宥之。此猶遠年事，至嘉靖間巡按直隸御史蔣暘以細過杖殺真定知縣叢芝，為芝家所告，後勘明，暘止降級，御史雖尊，然邑令之命不應輕至此。至劉宇掌都察院，每以瑣事答辱御史，則正德間事，何御史之賤又如此。又嘉靖十年，廣東提學副使蕭鳴鳳，亦曾為御史，剛復任性，因肇慶知府鄭璋屢忤之，不勝忿，榜之於廷。璋遂投劾去，按臣逮治，眾咸不直鳴鳳，兩京科道交章劾之，鳴鳳坐降調，鳳、璋各上疏自理，上令逮問，既問結，俱送部別用。夫郡守師師一方，非可答之官，且副使去之一階耳，當時鄭璋何以甘受其辱，而廟堂竟平之，殊不可解。弘治初山西按察司答郡守伊珍已見五卷。伊珍被答見本卷郡守被答一則，此云見五卷，足證刻本非原本卷次。

【藩臣答屬吏】正統五年，陝西參政郝敬以公務至華池驛，呼驛丞張耕野不至，杖之至死，按問當贖徒還職，上曰：「敬以小忿斃官，不仁甚矣，難拘常律。」命編戍大同。其事與朱與言相似，且同英宗朝，而處分已自迥異。至六年，浙江左布政使黃澤又撻鹽運司丁鑑，為鑑所奏，並許澤考滿自出行縣，斂民銀三千兩補償官物，乃俱下獄，法司擬各贖徒還職，上以澤擅撻三品官，重斂民財，命黜為民。夫三品方面，亦至受撻，其事與蕭鳴鳳亦相似，且黃澤多賊，僅與丁鑑同罪，情法俱屬不平，上之獨斷允矣。其時又有山西左參政王來者，杖死知縣張彬等十人，法司議其因公當徒，未幾，以三殿功成恩赦，僅調官廣東布政司，則視屬官之命真如草菅，罪止胥靡，已為非法，乃以原官調用，尤為怪事。天順七年浙江右參議高崇以事撻衢州知府唐瑜，瑜奏崇貪酷數事，乃下巡按御史鞠治。以上俱英宗朝事，或其時官制與今不同，唯蕭憲副答李郡守、蔣御史答殺邑令二事，則耳目未遠，更可駭耳，今人聞此未必肯信。

【方面官淫縱】正統十年，福建左布政方正誘取福州中衛指揮單剛妻馬氏為妾，按察使謝莊誘取福建左衛指揮張敏女為妾，又在百戶陳亮家挾娼飲酒，事發，下巡按御史問得實，遣戍大同。是年遼東苑馬少卿黃琰娶所部定遼衛千戶蕭成翟廣女為妾，往來飲

酒淫樂，吏部都察院執治，命降為行太僕寺主簿。同一淫縱，同在一年內，而處分之異如此，且方面大吏，即於所治宣淫，亦未有之事也。

【藩臣被笞】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參政掌大同府鎮守，右少監韋力轉恨瑄，送都御史年富家，眾杖十餘。至拜亞卿，始奏力轉諸不法，上命逮治力轉，亦天順元年事也。內豎敢笞方面，抑更異矣！其後力轉蒙宥，而瑄亦不問。瑄初守大同時，虜擁太上皇至城下，時城中嚴備不敢啟，瑄從水竄出，匍匐叩馬痛哭，進膳及靴袍等物，出府金銀犒虜。上德之，甫復辟，即召佐冬官。瑄之見知於英宗舊矣，獨不能稍抑力轉以一伸其忿耶？

【王吉死廉】王吉，浙江餘姚人，以進士起家，筮仕刑部廣東司主事，其署分轄錦衣衛。時門達怙憲宗寵，且兼領鎮撫司，勢張甚，吉每事裁抑之，遇其緹騎作奸者，訊治加等，達甚恨，密偵其罪，久無所得。適吉暴病誤朝參，上以例送獄，達選卒之矯健者痛捶之，幾死，比還職，人且譏繞指矣。執法彌峻，出為廣東僉事，以功升副使。尋所部惠、潮盜再起，身自搏戰沒於陣。方出師時，有犒師費千金，用僅十之三，主者名余文，憐吉貧無歸裝，舉以界其僕。是夜僕之婦忽出坐堂皇，呼隸卒作吉聲大呼曰：「亟為我召夏憲長來。」適胡僉事署稍近，聞其異，先至，忽瞪目曰：「非也。」俄而夏至，乃起揖曰：「不佞雖死，受國恩厚，無所恨，第恨于文不知我心，以所剩官帑付我家，雖此中無可鉤校，我寧能受汙地乎？」語訖，即仆地，寂無他語矣。其廉勁如此。是蓋天植其性，若世之墨吏，其作鬼亦必通苞苴也。

【藩臬官兼兩省】近日兩畿添司道，多以近畿二司官帶銜，此理勢之不得不然。唯弘治九年，湖廣右布政司陶魯，以功升本省左布政，兼廣東按察司副使，帶管廣東嶺東道，以楚中正官，兼任粵省分巡，此官制所無，抑事體亦不便，前此後此俱未見其比。時正極治之世，必非紊舊章，其中定有說。天順初，順天府學教授邵玉升雲南提學僉事，兼督貴州學校，是時黔土尚附試於滇省也。

【整飭兵備之始】兵備官之設始於弘治十二年，其時馬端肅文升為本兵，建議創立此官，而劉文靖健在內閣，則力阻以為不可。馬執奏愈堅，本年八月始設江西九江兵備官一員，蓋以九江既管江防，又總轄鄱陽河防，故特以專敕令按察司官領之。繼則湖廣之九永、廣西之府江、廣東之瓊州、四川之威茂，皆添設兵備，蓋皆邊方多屬夷地也。其時事寄本不輕，此後以漸添設，在正德間，流寇劉六等起，中原皆設立矣。至嘉靖末年，東南倭事日棘，於是江、浙、閩、廣之間，凡為分巡者，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。其始欲隆其柄以鈐制武臣，訓習戰士，用防不虞，意非不美，但承平日久，仍如守土之吏，無標兵可練，無軍餉可支，雖普天皆云兵備，而問其整飭者何事，即在事者亦茫然也。

【尹憲使】嘉靖戊戌進士尹綸，山東齊河縣人也，以技擊騎射冠一時。及罷憲使家居，其子秉衡從戎，曆官副總兵，當得馳恩，尹輒受其封誥，改服犀帶獅補，出謁賓客。先大倭時分藩其地，屢與往還。秉衡後至大帥，屢立戰功。

【徐方伯死事】嘉靖二十八年己酉，貴溪夏相公以復套事伏法，天下哀而笑之。次年庚戌，則其同里又有一事，為元江徐方伯也。徐名樾，亦貴溪縣人，少與夏才名相亞，曆官雲南右布政司，值元江府土舍那鑿倡亂，弑其主知府那憲，奪其印，嘯聚逆徒，攻劫諸州縣，撫按官胡奎林應箕、總兵沐朝弼不能禦。非時上變，上下兵部議，會師討之。朝弼乃與新撫臣石簡調集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官兵，分五哨進剿。那鑿佯為順命，遣其先所收系經歷張維，偽除於監軍僉事王養浩，王疑之不敢往。適樾以督餉至軍，聞其言請行，欲自以為功。初約次日即面縛出降，眾皆力諫，謂此詐不可信，樾愈怒，堅不從，如期赴之。比至元江府南門外，鑿不出，方呵責問，象馬伏兵齊發，樾及左右皆死，姚安府土官高鶴奮身力救，亦戰沒。自此交兵連歲不能滅。會鑿死，諸酋悔過，願納象贖罪，世宗亦厭久役疲西南，遂罷兵。有作詩弔徐者云：「可憐二品承宣使，只值元江象八條。」亦寓嘲於惜也。徐素講道學，在仕途亦負時譽，乃其貪功喜事與夏同科，一則茅土熱中，一則節鉞在望，或狼籍都市，或齎粉行間，又在二邑一時，足為後來庸人妄想之戒。徐號波石，自名王文成高足，兼文武才，至今有稱之者。

【王大參倭】乙卯，倭至禾郡劫漕卒，褫其衣，匿精銳於空舟，令閩人向道者負板牽舟，皆不知其倭也。比至王江涇，離城已三舍，聚落繁庶，乃棄舟易衣，操刀焚劫，居民奔散，老弱婦女兵死彌望，至有全家遭刃者。余外祖王會泉大參守舍，獨不去，匿隱處瞰倭往來蹤跡。比其囊飽將行，眾皆先發，獨一悍者殿後，溷於空室，解刀置於旁，大參忽躍出，奪其刀刺之，倭喪元，猶奮起再仆，圓睛小口，膚黝於漆，真魁賊也。持獻胡督府，大喜，即處以裨將，堅不從，僅受賞歸。其後登甲第，談者美其膽勇，輒面赤不答，仍戒後生：勿學我捋虎鬚。

【布按二司官】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，凡有缺，必大臣保舉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，以故天順以前，凡布政司、按察司見朝，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，今明降本階一級立矣。又俱坐轎開棍，今則導以尺箠，策馬帶眼紗，與京師幕寮無異矣。猶憶今上初年乙亥，今司馬末桐江應昌以吏科左給事升濟南府知府，時先大父以濟南守道，入賀萬壽，宋來見於邸中，執禮甚恭，即同時抵任，無幾微愠色。次年丙子，今太宰李對泉戴以禮科都給事升陝西參政，自摩弁金花帶示人，某何德而堪此，是時尚存古道。今言路視外轉如長流安置，動色相爭，且以此定秉銜之邪正，即己丑年今司徒張元冲養蒙以戶科都給事升河南參政，亦不免稍見顏面，此公非計官爵者，但重內輕外，其勢跡成耳。若辛丑年御史趙文炳以升副使鬱死，乙巳年給事鍾兆斗以升參議抗議疏自辨，紛紛屢言，又不足言矣。

【畿輔分道】今上戊子己丑間，以南直隸四府在江南者止一兵備道臣，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，差道臣陪巡晝夜不得休息，更無暇治所部道事，建議者欲析為二道，又疑畿輔不便割裂，遲回未果。適申、王二相公在揆地，為桑梓力任之，始分道為二，竟不知太祖時已有故事也。洪武廿九年，分天下為四十二道，而直隸居其六，曰淮西道，轄鳳陽、廬州二府，徐、滁、和三州，太僕寺中都留守司；曰淮東道，轄淮安、揚州二府，六合縣，兩淮運司；曰蘇松道，轄蘇州、松江二府；曰建安道，轄池州、安慶、徽州三府；曰常鎮道，轄鎮江、常州二府；曰京畿道，轄太平、寧國二府，廣德州句容、溧水、溧陽三縣。蓋祖制分畫之明備如此。又洪熙元年，設行都察院於北京，置盧龍、恒南、冀北、廣平四道，每道置監察御史三員，當時區畫南北兩都視外藩加詳，此兩朝故事，當今建白者，或未盡知也。時交址未失，都察院有十四道，又置四道，蓋十八道御史矣。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。

【憲臣罪謫】士人得罪編管為戍卒者多矣，未有夷之隸役者。國初亦或充吏以辱之，未幾輒復收錄。若永樂間江西按察使周觀政有罪謫為河間府驛夫；正德間巡按徐淮御史薛鳳鳴以與武官飲酒投壺，謫為所治徐州弓手，憲臣之辱，未有至是者。即其辜自取，亦非待士體矣。

【龍君楊少參】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學以諫止奪情忤江陵意，然內愧其言，又吳、趙兩門生已叛之，趙、張、習諸詞臣又以有違言謫去，慮館僚之怨也，屢令其子編修嗣修致書慰藉，促其還朝，沈亦徘徊未決，適有宣城狂生吳仕期者，草一書欲規江陵，遍示所知，人皆為危之，然實釣奇自炫，初未嘗投京邸也。繼又有無賴青衿王制者，同一斤吏偽造海中丞瑞疏，醜詆江陵，刻印遍售，此不過欲博酒食資耳。時操江胡都御史檀得之，大喜，以為奇貨可居，捕仕期入獄，脅令招稱為懋學所造，轉授仕期者，問官為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，素與沈善，力辨於胡中丞，不能得，胡乃先請江陵，云即露章發其事。江陵懼株連不可解，回東有「姑斃杖下」之語，胡遂命盡之獄中，沈始得免。後吳妻貢氏聲冤，胡戾貴州，龍時已自湖廣參政罷歸，亦論戍粵東。先是仕期死時，即有議龍者，沈感其曲全，逢人即明其不然，且屢向當路白其冤，會先病卒，事不得雪，龍竟老於伍，今尚在。龍與羅匡湖給事為姻家，與鄒南泉吏部亦厚善，兩公俱正人，非肯濫交者。

【馮仰芹大參】辛卯順天鄉試，馮宗伯琢庵琦時以諭德為正主考，即得陳祖泉春秋卷而置之者。時其尊人仰芹子履以山西參政備兵易州，與管廠工部主事項元池德禎宴飲方洽，適京師人來，宗伯寄至試錄及家報，方發封讀數行，即大聲呵罵，且歡恨曰：「馮氏從此不祀矣。」項怪問其故，仰芹曰：「吾兒書來，云以嫌疑易陳生榜首，若固自為功名地，其如此子功名何。」因咄咄不休，遂罷酒別。大參未幾亦以病謝事矣，此項親為余言者。

【鹽運使】天下六轉運使理漕政，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，其事權最繁巨，先朝極重此官。永樂間，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

良第一特升兩淮運使，重可知矣。嗣後耿清惠以故都運轉侍郎，仍出理鹽法，歷朝皆特差都轉運使董其事。嘉靖間，清如龐偉庵尚鵬、濁如鄒劍泉懋卿，俱中丞蒞任，故上下相安，不致大決裂。自隆慶初始罷大臣不遣，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，於是運使之權日削，體日削，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，胥子乙科往往得之，人亦不復自愛，而齟齬日壞矣。今上用言官建議，命重運長之權，且隆其體貌比藩臬，得與鹽法道抗禮，特選廉吏石楚陽崑玉充之，石故守蘇州、守紹興、以清冠海內者。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為禮，勒令長跪庭參如舊儀，石恚恨掛冠去，繼之者俯首伏謁，益卑下矣。至辛亥年，吾郡有馮桂海盛典者，辛丑進士，由彰德守遷是官，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，怪馮修謁不執屬禮，叱之出，轉聞撫按彈之，馮遂謫去，一時駭異。運長為鹽道所轄，稱屬猶有說，至漕儲與運課何關？而苛責乃爾。頃年丁巳，戶科商等軒周祚建白，特重鹽政，擇戶部郎袁滄孺世振理其事，而以按察副使銜稱疏理鹽法掌運使之印，並鹽道運長為一官，袁始得行其意，而兩淮困稍磷矣。袁故材吏，與石楚陽俱楚之黃州人，石今以中丞在告。

【鄉紳見監司禮】弇州謂鄉大夫謁撫臺布政司官及府州縣，宜以部民禮趨旁門，走東階，見巡按按察司官則入中門，走甬道，以守土與持憲者分別也，然當時已不能行矣。近年以來，則撫按事權不殊，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，孰分其為守、為巡之異職？而各行一禮也。即如弇州之鄉為蘇州，止一兵道，是宜以憲禮別待之矣，但彼中兵使一缺，則蘇州守代攝其事，此際倘一時兩謁，則馳甬於道署，而反庭趨於府廡，亦理勢之難通者，事有古行之而今必不可行，此亦其一也。又漕儲道雖轄七省，僅管漕務，他無所預，辛亥壬子間，吾鄉有一人為此官，暫過里中，勒令府縣行屬禮，於是本府管糧通判長跪，各縣管糧丞叩頭，餘官以半屬庭參，猶怏怏不悅。此量小易盈，妄自尊大，無足怪者。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間，慈雞趙少保以視師至浙，坐臺受兩司以下伏謁不必言，而同里鄉紳亦抑之使旁趨。時武林高文端儀以史官在家，獨中馳其甬道，趙雖忿甚，無以難也。總亦斗筲之器耳。

#### ○府縣

【知府賜敕】今人傳說蘇州知府況鍾，以吏員起家守郡，奉宣宗皇帝敕，得便宜行事，以為異典，其說誠是，然其時不止況鍾一人。蓋宣德三年，上聞郡守悉由資格，多不稱任，適吏部闕守九員，命部院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，於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舉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，俱升知府，其郡為西安、松江、常州、武昌、杭州、吉安、建昌、溫州，與蘇皆要地。內御史何文淵得溫州，其後大用為名卿。是時九人皆賜敕，中不過云：「公差人違法害民者，即具實奏聞，所屬官作奸害民者，即提解來京」，非如今所傳，凡其同僚皆得拿問也。鍾抵任之次年，奏吳縣縣丞趙濬關茸無能，起送至京，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均周忱，言濬守法奉公、愛民集事俱善狀，因本府經歷傳得有求不遂，又需索糧長，濬禁不與，因憤譖於知府，故有此謗。忱均以聞，上命按臣核之，果如民言，命濬復職，置得於法。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，上曰：「此鍾為德所欺，但失之不察耳，姑記其過」，仍戒鍾加慎。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。吳人以其異途健吏，能抑豪強，一時譽之過情，流傳至今不衰耳。正統八年，蘇州知府李從智亦賜敕。

【一邑二令】廣西慶遠府忻城縣，宋故邑也，元以土官莫保為八仙屯千戶掌之。國朝洪武初，設流官知府，罷掌兵官。莫氏徙居忻城界上，宣德以後，僛僅不靖，知縣蘇寬不事事，而僅老韋公素等，保舉莫保之玄孫莫敬誠為土官，詔授敬誠特襲知縣。時一邑二令，權不相統，繼寬為令者，益不振，事柄盡入土官掌握，流官徒抱印居府城。弘治中，督臣鄭廷寶奏革土官，而土目韋涇等方為鎮守內臣私人，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。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，無論宜流宜土，必獨任乃為得之。然今日之政有甚異者，即以雲南一省言之，省會之雲南府所屬安寧州，有土流二知州，曲靖府所屬沾益、陸涼、羅雄三州，麗江府之巨津州，與直隸之北勝州，各有知州二員，臨安府寧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員，嶧峨、蒙自二縣各有土流二知縣。又大理府為滇中第一輿區，山水珍寶甲天下，而所屬鄧州有一何姓土官一流官，為兩知州，雲龍州亦然。雲南縣知縣與土官楊姓者同為知縣，其他省不及考者尚多也。若近日則有土官立功，撫按題請加土知府虛銜，專管巡捕，其該府盡屬流官知府，此正與弘治間忻城縣相反。今雲南諸州縣大抵皆然，揆之政體，終為乖舛，豈可鄙夷邊服，不為一釐正哉！嘉靖末年，倭患方熾，有光祿章煥者，奏請每縣添設知縣數員，世宗不允。夫滇焚夷裔，叛服不常，以故土流並設，為一時權宜計，已非典制，乃至東南財賦要地，亦欲仿此例以擾地方，如此建白，不蒙聖主譴責，亦幸矣。土官府州縣衙門若僅土人一員為正官掌印，而流官為之佐貳及首領者，俱食其廩餼，不得與聞政事。唯雲南武定府往年未改流時，則印屬流官同知署掌，其知府不過司巡捕之役，嘉靖中，女土官翟氏奏請改正，上下部議，土知府始得印。又廣西奉議州土知州革後，以流官州判掌印治夷民，至今不改。

【一府二推官】本朝府佐同知通判無定員，而推官止一員，蓋普天皆然。唯直隸之永平府帶銜薊、遼諸鎮理刑，則多設二三員，隴右之臨、鞏二府間遇有事，亦於督府駐紮之地各設一推官，然皆隨幕府受成，未有於郡城並置者，況內地尤絕無之事。唯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張銳，奏請以江西大家結黨為非，吉安尤為健訟，監犯至數千人，官少不能決斷，宜增設推官一員，上從之。此舉真屬創見，後不知何時始罷。

【郡守被笞】南戶部尚書雍正庵泰，故成化間名臣也，初筮仕吳縣令，有神明之稱，以後歷西臺，兩為郡守。至弘治元年為山西按察使，怒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稍遲，執而笞之，珍訴於朝，又許其不法，僅降湖廣參政而已。知府階已尊，無可撻辱之理，且身曾為此官，不知當時與彼中臬長何以相處？況太原省會之地，其伍伯敢於手撻上官，亦理這所無，而事在雍正墓志中，又出其同鄉呂仲木柄筆，非臆說也。其後以右副都御史撫宣府，又以大杖杖參將李傑，為言官劾罷，其事亦見志中。想雍正之為人，廉潔而剛暴無疑矣。

【金元煥】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，移居蘇州之盤門內，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，相毆致傷，徽人歸而病死，其家人告以人命。時郡守為楚人石楚陽崑玉，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，年誼本不甚厚，而金以事無實，且同籍在事，必能直之，漫不為意。徽人皆狡獪善謀，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，為之道地，石素以廉峭自矜重，遂立意坐以主使。邑令知守意，竟論金抵償。讞詞上之郡，上之兵道，俱如擬，尋上之臺使。時御史按部金壇，金賂押解隸人領至盤門宅中，與妻妾一別，隸卒初難之，繼請同往同發，始許諾偕行。甫至，即具酒肴盛饌，令一叟陪飲，而身入內室，俟天明即行，叟諧笑善飲，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。比明呼金不應，急入其房闈，則孛累一空，囊橐如洗，並飲叟亦無蹤影矣。石大怒，四出緝捕，杳不可得，隸卒代其罪論死，尋相繼瘐死獄中。初金之逸也，或云入日本投關白，或云在太湖為盜魁，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，又十餘年，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葉司徒家為塾師，尋與陳締兒女姻，至今尚無恙。

【劉際明太守】陳留人劉際明芳譽，起家癸未進士，以御史久次出守，再改畿南之廣平，為人倜儻不甚拘小節。會有萊陽人高孩之出者，以弱冠登戊戌進士，授曲周令，貌不揚而有才情與，劉一見莫逆，遂不復拘堂屬之禮，每宴會必投瓊藏瓠，酣醜連日夕，至以市井淫嫖語相戲且詈而不較也。遇有公席，則邀府僚會飲，其侮謔亦如之。有一別駕起明經者，偶以酒令與高相爭言，遂各出揭相攻，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，至甲辰外計，劉以浮躁降四級用。劉、高俱名士，然為守令一方，則上下自有體，何至蕩肆乃爾，繩以功令，亦未為枉。傳聞廣平別駕者，椎野老悖，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，高已厭之。一日酒間，別駕舉一令，以字貌相類者為觴政，不能者有罰，乃先出令曰：「左手相同綾綉紗，頭上相同官宦家，不是這官宦家，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綉紗。」其語實鄙俚。高益憎之，乃繼之曰：「左手相同姊妹姑，頭上相同大丈夫，不是我大丈夫，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。」別駕大怒，麗座而起，劉續之曰：「左手相同糠粃糲，頭上相同屎尿屁，不吃這些糠粃糲，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屁。」意蓋欲兩解之，而別駕不平愈甚，遂至互揭同去，未知然否。

【縣令處分人命】吳俗最囂，無命輒以人命入狀，究之毫無影響，吏茲土者亦視為尋常故套，漫然准其行，亦漫然聽其罷。然而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，至有狀行許久，然後求屍屍骨以實其刁詐者。近戊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州令，熟知此弊，凡告人命者，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，某時身死，屍停何處，去城幾十里，如虛甘責幾十板。告者無一不准，即刻身往檢驗，路遠者

限定時刻抬至聽檢，其誣者立即如數痛笞不饒一下。行之半年，告人命者絕跡。鄧蒞任七年，此弊頓絕，甫去而刁風仍熾矣。

【**邑令輕重**】國初極重郎署，凡御史九年稱職者，始升為主事；既而臺省漸重，有大臣保薦者，得同部屬出為藩臬知府，而給事、御史，多從新進士除授，以故外官極輕，如程篁墩之言曰：「國家初以他途授令，至憲宗始重視民之任，乃以第三甲進士為之，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，自任其勞，受人之挫，任是職者情多不堪。」羅一峰之言曰：「人中進士，上者期翰林，次期給事，次御史，又次期主事，得之則忻，其視州縣守令，若鵷鷺之視腐鼠，一或得之，魂耗魄喪，對妻子失色，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。」蓋當時邑令之輕如此。自考選法興，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，於是外吏驟重，而就中邑令尤為人所樂就。蓋宦橐之人，可以結交要路，取譽上官。又近年乙酉科以後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，門牆桃李，各樹強援，三年奏最，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，除顏屈體反祈他日之陶鑄；而二甲之為主事者，積資待次，不過兩司郡守，方折腰手板，仰視臺省如在霄漢，其清華一路，唯有改調銓曹，然必深締臺省之歡，游揚擠奪，始得入手；而三甲進士縮墨綬出京者，同年翻有登仙之羨。亦可以觀世變矣。

【**立碑**】今世立碑之濫極矣，而去思尤甚，凡長吏以善去者，俱得屬鼻穹石，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，其人不過霸儒強釀之錢，而後至之官，又自為他日地，為之作序文作募疏以獎勸之。今建白滿公車，無一語及此者，何也？《南史》裴松之曰：「世立私碑，有乖事實。」以為諸立碑者，宜悉令言上，為朝議所許，然後聽之，庶可以防遏無徵，顯彰事實。宋武帝從之，由是普斷。以今一統全盛，豈反遜義熙之年，所當首為禁者。

【**嫌名**】前代仕宦每避嫌名，如宗如周、韓皋、元絳之屬，偶犯貽笑者，俱載在典籍中。本朝此禁稍弛，然未有居官之地，直犯其名者。今上初元，吾鄉戴春兩鳳翔嘉靖己未甲榜，以行人為吏科給事，被內計，降補陝西鳳翔府郿縣丞，咸疑當事者有意侮之，宜棄官以去。戴竟履任，漸歷郎署以至出守，又得鳳翔府知府，在郡凡三年，始轉陝西苑馬少卿，又以外計斥歸。五馬之榮雖可慕，但吏民稱謂及上下文牒往還，日日親睹其名，亦何以施顏面？蓋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，時情薄之，屢加窘辱，而戴固樸誠人，戀戀雞肋，迄不能決也。陶鑄之地，前後兩度，俱刻而巧矣。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，時南臺王仁榮者疏糾之，謂弇州之父坐法極刑，不宜受秋卿之命，且云里勝母，曾子不入，不知世貞何顏復坐此堂也？弇州辨疏語哀而苦，若王侍御者，亦更為不恕矣。